

金领系列

钟

道

新

小

说

欲望的平台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钟 道 新 小 说

金领系列

欲望的平台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的平台/钟道新著,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0. 1

(金领小说)

ISBN 7-5039-1938-8

I. 欲… II. 钟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6386 号

欲望的平台

(金领小说系列)

钟道新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地址: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73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9 印张 160 千字

ISBN 7-5039-1938-8/I.830

定价:14.00 元

所谓“金领”

“金领”，泛指有丰富收入的高级管理者。他们管理的或公司、或地区。总之都是大单位。所以，不言而喻，这套书是围绕权力与金钱展开的。

“权力”与“金钱”虽是永远的时尚，但这套书却很雅致，有品位，也值得去品味。

——钟道新

目 录

公司衍生物

第一章	3
第二章	14
第三章	27
第四章	47
第五章	64
第六章	77
第七章	87
第八章	99
第九章	113
第十章	125
第十一章	137
第十二章	154
第十三章	171
尾 声	181

欲望的平台

第一章	187
第二章	195
第三章	207

第四章	226
第五章	249
第六章	263
第七章	276
尾 声	278
后 记	281

公司衍生物

第一章

即使在如同汽车万国博览会的北京城，奔驰 500 型在车流中，也显得卓尔不群。海威公司的总经理浦耳神态安详，端坐在后排。

海威公司从严格的意义上说，是一家民营公司。但从理论上说，它是属于 Q 大学的。十多年前公司成立时，使用的是 Q 大学的名义。因为当时对纯属民间性质的公司，在经营方面有很多的限制。精明过人的浦耳，在和 Q 大学签订的合同上，有一条关键的条款：每年上缴给 Q 大学百分之十的利润。而 Q 大学的刘副校长却坚持要营业额的百分之一。

从纯数学的角度说，由于利润通常是营业额的百分之十，因而利润的百分之十和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并没有区别。营业额是很容易从往来的账目、开出去的发票上查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基本上是个常数。而利润则是个变数，你可以在其中摊销很多费用，从而把它变得很小。

但他懂得的道理，沿着校办工厂的厂长、后勤处处长一步一个台阶上去的刘副校长不会不懂，对经营中的“花活儿”门清得很。

浦耳还是设法让他闭了嘴。刘副校长没考上大学的儿子，强烈要求去美国自费留学。而他一无资金，二无渠道。于是浦耳及时地把这两件事都给他解决了，虽然这几乎用去了海威公司当时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五十。

一年之后，刘副校长把担保的钱连同利息，全部还给了浦耳。浦耳不要，但他坚持给。最后浦耳收下了本钱，没要利息。

于是刘副校长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利息还给了浦耳：在他临退休前，把海威公司的上缴数额定成一个死数——两万人民币。

两万人民币，对于目前以电子工程为主，同时涉足广告、建筑等多种领域，营业额过亿的海威公司来说，实在是不足挂齿。

浦耳透过微阖的眼帘，看着街道上的车流想道：交易其实是人际交流的基本方式之一，虽然有好多人都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。

目前，他就在寻求一笔交易。

早在几年前，国人还不很知道“INTERNET”，就是著名的国际交互网络，又叫“信息高速公路”。那时，他就相中了这个项目。以前的计算机都是单机，顶多是局部的网络，而INTERNET则把它们联系在一起，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。

这绝对是一个世纪性的工程项目。世纪性的项目，

必然需要世纪性的资金。政府一直在实行“紧缩银根”的政策，流通的货币一少，就和缩小自来水主管道的口径一样，能供应的用户就会跟着减少。

为了寻求足够的资金，浦耳已经整整奔波了两个月，好像是徒劳无功。不是找不到钱，就是只能找到很少的钱。但他相信，重要的东西，只有在最后才会被寻找到。

车河忽然减慢了流速，直至完全停滞。司机小王下了车，朝前方张望。旁边一辆面的司机烦躁地按着喇叭。

“嘿，瞧那一摊血！”小王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，一辆奥迪跟一辆卡车追尾，满地铺着碎玻璃碴，还有一些血，不知是谁的。

过了四十岁，浦耳就不再自己驾车了。虽然他早在插队时，就是公社惟一一辆卡车的副驾驶；办公司后，在“汽车摩托车俱乐部”的一场比赛时，驾驶一辆北京 212 吉普，在越野赛中获得过名次。现在的道路情况再复杂，对他来说，也不算什么。关键问题是：如果你自己开车，就要自己排队加油、自己寻找车位，更重要的是，绝对不能喝酒。偏偏他的应酬特别多，所以他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司机。

他原来的司机是老毕，车开得好，嘴巴也严。可就在一个月前，浦耳和副总秦德夫准备去石家庄参加商务谈判时，老毕声称自己喝醉了。

浦耳很惊讶：老毕是个从来不喝酒的人，更甭提醉了。

秦德夫拉开副总的架子训老毕：“醉了也要去！”

他是海威的组建者之一，原是 Q 大学计算机系的讲师，在专业上也小有建树。后来“冲天一怒为职称”，因为没评上副教授，愤然下海。

老毕从来不服秦德夫，“我现在看路都是两条，你说走哪条？”

“去时候走右边的，回来的时候还是走右边的。”

一向以反应敏捷著称的秦德夫立刻顶了回去。

老毕对不上话来，气哼哼地把车从库里开出来，猛地停在两人面前，在水泥地上留下一道足有四米的刹车印。

浦耳没让老毕去，换了个司机。他知道老毕没醉，更知道有气比醉还要厉害，犯不着拿命去和他赌气。

“我看这家伙是不想干了。”秦德夫上车后余怒未消。

“这次你算是说对了。”

“莫非他想另择高枝？”

浦耳说不无这个可能。

秦德夫却认为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找一个月薪两千的车夫位置，也不是件容易事。

“如同讲师不永远是讲师一样，司机也不永远是司机。”

老毕果然在他们从石家庄回来的当天，递交了辞职书，自己开歌厅去了。

浦耳坐了老毕几年的车，多少有些感情，所以建议他开个饭店、洗衣店之类的，那样海威公司便可入些股，起码也会扶植一下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总认为歌厅，尤其是在僻静处的小歌厅，是“准色情业”。

老毕一副“人各有志”的样子，二话没说就走了。

浦耳还是叫人给老毕一些钱，另外他马上让小王接替了老毕。

秦德夫认为浦耳的决定太草率：“咱们难免在车上说些什么。如果他不像老毕嘴巴那么严的话，会误大事的。”当一个人不在你眼前晃悠的时候，原来存在的好处，就会从潜意识中涌现出来。

浦耳说：“在人的问题上，我就像你们计算机工程师一样，对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都起码有两个备份。”

奔驰车无声地启动，上了三环之后，优良的性能就部分地表现出来了。小王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速度表立刻就变成一百二十公里。然后他很放松地问：“我来咱们公司已经好几年了，可一直弄不懂咱们公司为什么叫海威？”

浦耳没有回答，而是把司机和后座之间的隔音板升了起来。

这些自然不是什么机密，如果小王在开别的车时问这个问题也许就能得到回答。浦耳想，他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变了，有资格问了。必须维护等级，没有森严的等级，公司将无法运转。

因为没有得到回答，小王心里不舒服，所以在下三环进城后，他仍然把速度维持在八十公里之上。当他看见前面的绿灯快要转成红灯时，仍然超过一辆车，准备往过闯。

“不要闯。”浦耳已经观察到这一切，于是通过送话器，送去严厉的命令。

小王一脚把车刹住。

浦耳并不是见灯就等的老派人，但开车这事，就和做买卖一样，如果已经过了积累的初级阶段，那么对一些利润虽然大，但风险同样大的买卖，最好就不要去做了。另外，对小王这样的毛头小伙子，必须加以锤炼，不能让他由着脾气来。

中国电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李寒，从降生之日起，就住在这所大院子里。

李寒的父亲，建国时就是个级别相当高的干部。大军一进城，他就相中了这所前清军机大臣的府第。这院子一共三进，院子里假山、鱼缸、藤萝架等一一具备，更有古木婆娑。

李寒在屋子里看了一阵文件资料后，端着新换的茶来到院子里。他喝了一口，觉得味道不大对劲，再喝就更不对劲了。他狠狠地把茶泼到地上。喜欢喝“毛尖”的爱好，是他父亲培养起来的。老人家常常抱着他坐在院子里，一边逗他玩一边一小口、一小口喂他“毛尖”喝，以后的“毛尖”也一直由父亲供应。

父亲前年“走”了之后，留下一些茶——他的茶，都是产地的领导送来的。今年入夏时，这些茶喝完了，于是李寒就派人上街买了一些新茶来。谁都知道新茶好喝，他是出于情感因素，才喝陈茶的。可谁料想，买来的茶连点“毛尖”的味儿也没有。今天沏的是他托人从产地买来的，可仍不是味儿。

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？他转动着手里的空茶杯，思索着。

他家有同父异母兄弟四人，他是最小一个。他的三哥在中国驻美国的外交机构工作，二哥在军队，也已经做到了副军级的位置，他的大哥则是国家经委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局的局长。父亲虽说八八年就退了下来，但老头退而不休，运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很办了一些事情，安排了一些干部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原来的办公室唐主任，推举到电子部副部长的岗位上。

这原本是很好的格局：上有唐副部长的支持，外有大哥可以凭借，另外还有老头垫底。

没想到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之后，带走了很多东西。首先是家庭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，本来就是同父异母，“同”一去，“异”就显现出来了。许多父亲在世时，他一说大哥就给办的事，现在也要拖了又拖。更何况，大哥去年又从这里搬了出去。其次，唐副部长接待他时，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。

所有这些，致使年初政企分开，脱离电子部时，给他定的级别是“副局级”。

这一击的力度是很大的。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，从来不甘心做生意。他的目标是“做大官，兼做大事”。“不做大官，焉能做大事”！可一个人如果到了四十多岁，仍然是副局级，那么依照干部管理原则，要过若干年，才会被考虑提到正局级。如此下去即使一切都顺利，副部级也是五十岁以后的事了。而五十岁是当官的“大限”：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，原则上不提拨五十以上的副部级干部。

既然前景已经很清晰，就应该有另外一种准备。

李寒所谓的另外一种准备，就是在钱上做文章。

在这种危机感产生之前，虽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廉洁奉公的干部，但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弄过钱。这情况就像一个热恋中的人，不会去搞婚外情一样。

他也没必要去弄钱。每次去香港，那些大客户这个送他高级的礼品，那替他付马场的赌账，有时，他们也会以“零花钱”的名义给他两三万现金。在国内用钱也很方便，只要不买首饰之类非常私人的物品，他都可以用公司的信用卡开销，至于差旅费、电话费就更没有上限了。

他自然明白，如果将来有一天，他的位置没有了，一切都会荡然无存。现在就有了向负半波变化的趋向。有趋向就要做准备，要未雨绸缪。

李寒知道像自己这样的消费水准，一年没有一两万美金是无法维持的。他想起“文革”前，父亲的一个在广州军区当副政委的老朋友来北京，因为疏忽，给他预订的房间没有电视，也没有热水。他一看就发了火，接待的单位赶紧给他换。当时还是孩子的他，觉得这个政委实在有些过分，但父亲却表示理解，“孩子，你将来会懂得这样一个道理，生活水平上去了，就下不来，除非有强大外力。”现在他是真的懂了。

钱好弄，可弄了之后要消除后遗症，也就是把钱“洗”干净，却需要一些技巧和渠道。

技巧可以学习，关键是渠道的建立要费一番功夫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饱含植物气息的空气，从走廊上的长藤椅上站起来。要弄它一大笔钱，来个一劳永逸。

李寒回到宽敞的房间里，把空调的温度调到二十度。他不再喝茶，而是为自己倒了杯法国白兰地：凡

是他要干重要的事时，总是这样做。

方针一定，周密计划就是首要问题。

以一般人的想像，你如果是领导，搞些发票签字报销，就把钱从自己公司账上弄出来了。其实没那么简单。花钱总得有东西在。纵然你办妥一系列手续，“转移”物品的使用地，也瞒不过审计。所以，老练的“弄钱人”，从来不会以计算机、汽车、房屋这些固定资产作弄钱的载体，而是用水泥、电缆等消耗品作载体。这样，查账的人如果问的话，你可以坦然地说：它们已经埋到厂房底下了，不信你们挖出来看看。自然没人会挖。建筑业之所以容易藏污纳垢，原因也就在于它没法子查对的东西太多了。

这时，钱算是从自己的公司里弄出来了，可它仍然不是能消费的现金，而是转到某个公司账上的一组数字。当然，此刻你想把这些“数字”兑成现金，也是可以办到的，但会留下明显的痕迹。为保险起见，最好的途径是那家公司把这笔钱以其他买卖的名义，打到另外公司的账上，你从那里再提现金。

限于人力、物力，一般审计人员在“主干”以外，只会株连到一两个环节。

钱是取回来了，放在什么地方呢？一般人，都把这些钱放在自己的家里。一大笔钱藏在家里是绝对不安全的，李寒思忖着，党校同学马非的案例就是明证。

马非是前经委国外技术引进局的副局长，他平素生活豪华奢侈。日前，他被牵涉到湖南的一家化工厂的受贿案中，经过多方活动，掩盖得已经差不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经委纪律检查组的一位副组长对检察院